

月亮挂在北面的天空

□王童



月亮挂在北面的天空?这怎么可能?我们看到月亮挂在天空的时候都是在南面啊,顶多还有东面或西面,绝对不会是北面。但是,如果我是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呢,那就绝对没错了。

那年我去澳大利亚旅游,一下飞机,就觉得哪儿不对劲。哦,晴朗的天空中,太阳居然在头顶的北面闪耀。这是我第一次到达赤道以南的地方,小学的地理课告诉我,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可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已经固化了,依然感到别扭。好在在澳大利亚活动的几天里,并不需要时时看太阳,也并不影响什么。

有天晚上,在悉尼的海滩漫步,圆圆的明月挂在空中,当然也是北面的天空,清辉流淌,大地笼罩在银色的朦胧里,微风习习,安逸美好。我面朝北方静静地欣赏着异国的月亮,一股思乡的情绪慢慢溢上心头,想念远在万里之遥的妻子。这时发生了一个奇异的景象,我在恍惚走神的状态中,突然发现月亮不知不觉移到了南面!我使劲眨眨眼睛,拍拍脑袋,没错,月亮从北面的天空移到了南面的天空。我知道,我转向了。

转向的原因,来自于强大的定势思维和习惯认知。我们的国度在北半球,太阳从东方升起到南悬中天再到西方落下,形成一个半圆的轨迹。阳面从来都是南面,山之阳也是指南的南面一侧,房子是坐北朝南,君王是南面称王。《周易》云:“圣人南面而听天下,向明而治。”故阳为贵,阴为贱。“北”字是两人背靠背,打了败仗,背向着敌人逃跑,

故曰败北。臣服为北面称臣。所以,中国文化里边,向阳代表着温暖、光明、胜利,背阳代表着阴冷、黑暗、失败。至今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古建筑大多都是坐北朝南,大门向南开。朵朵葵花向太阳,我们已经习惯了面朝南方站立的姿势。

这种思维定势甚至影响到阅读。如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《庭院》一诗里有这样的句子:“夜幕降临/庭院的两三种色彩渐感疲惫。/满月那伟大的真诚/已不再激动那习以为常的苍穹。/庭院,天空之河。/庭院是斜坡/是天空流入屋舍的通道。/无声无息,/永恒在星辰的岔路口等待。/住在这黑暗的友谊中多好/在门道、葡萄藤与蓄水池之间。”我们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,不用想一定是“满月”挂在南面的天空,那个“庭院”一定是在“屋舍”的南面。可是,错了。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一样也是处于南半球,月亮只能挂在北面的天空,房屋应该是坐南朝北,院子自然是在正

屋的北面。但是,我们在阅读的时候,一般不会做这样的思维转换。

思维定势,也称惯性思维,是人类长期的经验或认知产生的定向性的思维方式。它有积极的一面,也有消极的一面,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,有一位密友深有谋略,给他送来一副象牙和美玉做成的国际象棋。拿破仑每天自己拿棋跟自己下,聊以打发寂寞孤独的时光,象棋被他摩挲得越加光滑,一直到他死去。后来,这副象棋被几经拍卖倒手,终于有人从棋子的底部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,原来里边藏着一个帮助拿破仑出逃的缜密计划。可是,拿破仑没有想到这些,他只是简单认为朋友送给他象棋,就是供他消遣的。惯性思维使拿破仑错过了逃出生天的绝佳良机,造成终生遗憾。

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有句名言:“破山中贼易,破心中贼难。”思维定势也可谓“心中贼”,我极其顽固的潜意识居然能够将空中的月亮移位,可见改变惯性思维、观念传统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恩格斯说:“传统是巨大的阻力,是历史的惰力。”传统当然有积极的一面,也有消极的一面,我们要摧毁的是它的“阻力”和“惰力”。历来事物发展的障碍,主要就是陈陈相因的观念、思维、习惯极其顽固地存在于意识深处,成为定势,必须打破和改变,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(《大学》),才能冲脱藩篱和窠臼,轻松前进。

月亮挂在北面的天空,你还以为是错的吗?

大家V微语

Yes或No

□韩少功

●人类思维经过几千年的进化发展,到了现在,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现代科学训练得养成了一种习惯,那就是“1+1=2”,必须要把得数告诉别人。但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事情是有明确得数的,有些是没有的,有些算式后面可能不是等号而是问号或者省略号。从小学到大学,我们的文学教育应该让大家形成这样的认知,认识到人生中“没有得数”是很正常的事。

●很多伟大的、一流的作家的作品经常是我矛盾、没有明确结论的。比如托尔斯泰,他既同情贵族也同情平民;苏东坡有出世的思想也有入世的一面。他们都有纠结的状态,而这种纠结不是没有意义的,纠结和矛盾本身就是人生的重要意义。

●我们的人生哪有那么多简单的结论?哪会像那些机器的使用说明书一样,有那么几个按键就可以把问题都解决了?那太容易了,还需要智慧干什么?人类一定会面临很多难以选择、两难甚至多难的境地,而不是简单的“Yes”或“No”。只是我们希望生活是简单的,能够两害相权取其轻、两利相权取其大。

风从指间掠过

□张小娴

伟大的雕塑家罗丹在写给德国女作家埃莱娜·德·诺斯兹的一封信上说:

“由于你的优雅和聪颖,我重又变得高雅,整个人都得到深化了。既然种子落进肥沃的土地,那么只要好好照料,它总会发芽结实的。一切东西都会消逝,于此我只能听天由命。但我在心里看见大自然随岁月流逝,风情万千地从我眼前掠过,不由得也对镜中衰老的自己感慨良久。我还在爱,还在理解,还没有变得迟钝……”

是的,爱情可以净化一个人,也可以使之变得复杂。我心里只有你,心无旁骛,我变得单纯,从而爱惜身边的万物,只想每一对情人都幸福和长久。我唯一追求的,就是跟你厮守终生。种子已经落在肥沃的土地上,我们会种出属于两个人的果实。我是如此简单,只要看到你,我就会微笑。我的身体和我的心,都变得干干净净。

只是,爱也使人变得复杂。爱上了你,我才领略思念的滋味、分离的愁苦和妒忌的煎熬,还有那无休止的占有欲。为什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让我心潮起伏?为什么我总害怕时光飞逝而无法与你终生厮守?

风从指间掠过,我对镜中的自己感慨良久。你会爱我到永远吗?我还在爱,而你又是否理解?



和平鸽

□苗德志

画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、评论家、齐白石艺术优秀传承人。

辽宁省社科院美术中心研究员,沈阳师范大学等五所院校客座教授,辽宁省侨联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多件作品被外交部、中国侨联作为国礼赠中国驻外使领馆,曾荣获“中美文化交流形象大使”荣誉称号。

城市笔记

我的兴趣班 我孩子的兴趣班

□郭韶明

生娃之前,我从来觉得兴趣班是大事。就像正餐之外的甜点,丰俭由人,你绝不会拿它当正餐。我们这一代科学养育的母亲都知道,孩子要在宽松的氛围中,天真而开阔地长大。兴趣班,一门艺术一门体育足够了。

孩子长到7岁,我发现日程表上孩子的兴趣班满满的,我活跃在上课、调课、寻找新老老师的路上,合格成长为一名经纪人。

每天下午3点半以后,兴趣班就开场了。我的日程表上先后有过钢琴、美术、芭蕾、长笛、网球、奥数、魔术、烘焙、围棋、朗诵、田径,很多兴趣班如昙花一现,一个学期就没下文了,也有兴趣班一直停留在我的日历上。总之删删减减,同时进行的也有五六项。比如现在,钢琴、长笛、芭蕾、网球、田径、奥数,一周一节,每天也排满了。

那天听一个朋友说,她的闺蜜给孩子报了22个兴趣班。我好奇:那个妈妈是怎么安排时间的?朋友回答:有的兴趣班隔周一次,周末可以连上啊。22个,这是我所知的最高纪录了。

妈妈们聚会,最直接的开场白就是:你家孩子还在上什么兴趣班?对于孩子的兴趣班,妈妈们自己也兴致盎然。童年哪有这么丰富的兴趣班,刚好补补课。于是少年时拉下的课,一门一门开起来。

陪孩子学琴是妈妈们的初级兴趣班。学好的没几个,多半第二次半途而废,可是妈妈们不气馁,也绝不提这回事。

接着是奥数。教室里最后两排家长区,妈妈们整整齐齐地端坐。鸡兔同笼、相遇与追及、高管也好,全职妈妈也好,这个时候秒变小学生。周末给闺蜜打电话,不接。两个小时回电话,辅导奥数呢,一肚子火。然后小声说,我课上也没学会啊。

妈妈们就是这样,在兴趣班上奉行双重标准。自己也没学好可以,娃没学好不行;自己半途而废可以,娃半途而废不行;自己放弃时说“要对得起大好时光”,娃放弃时说“你就三分钟热度”。

这么多年,兴趣班一直是家里的重头戏。那些你陪过三年以上的,怎么都舍不得放弃。女儿最近要放弃芭蕾,我陪了5

年,每个周六下午在舞蹈学院咖啡馆等地,已经成了我的职业习惯。真要说再见的时候,我就像被分手一样,情绪低落。某天夜里,摆好了她7双芭蕾舞鞋,认真真拍了张照。家人说,感觉你像失业了。

奥数我也失业了,因为我听不懂了。还有钢琴课。女儿高年级后要自己乘地铁去上课,我连旁听的机会都没了。

我渐渐远离女儿的兴趣班,很快为自己上了一个兴趣班。这一次不是旁听生,也不是陪练,而是一个儿童心理学课程班。周末早早起床抢车位,用一天时间,和不同的头脑在一起。真是周末福利。班里的妈妈们,有从其它城市飞来的,有从坐最早高铁来的,大家都无比珍惜这一天。

周围越来越多的妈妈正在从孩子的兴趣班里跳出来,进入自己的兴趣班。到了周末,有打拳击的,有学油画的,有跳芭蕾的,这些都是妈妈们最热门的兴趣班。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说,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,比什么都重要。是时候开启一个新时代了。

延边三日

□张春霖

秋千、跳板、摔跤、竞技和文艺演出,我们情不自禁卷入这欢乐的海洋,踏着欢快的节奏,随着长鼓和伽耶琴的旋律,仿佛又回到青春年代,好客的朝鲜族姑娘,把我们从广场边缘请到中央,舞台上刮起一阵绿色的军营旋风。

按照约定时间,我们重返当年的营房以及排练的剧场,四十年,故地重游,虽然已物事全非,但大家穿上当年的六五式军装,纷纷在排练剧场旧址拍照留念。

次日早晨,我们登上大巴,按照当年到连队演出的路线,奔赴图们、龙井、朝阳川一带,重温当年的足迹。上了车,就知道什么叫文艺兵出行:没有预演准备,不用彩排过渡,车厢过道就是舞台,一路前行的大巴

车里流淌着欢歌笑语。图们之旅,故地梦圆,登上了琵琶山,参观了原始村寨百年部落,在图门江桥头,隔江眺望。

第三天,多云转阴。离开延吉之前,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,步行来到位于布尔哈通河畔的师部大院,曾经的师部大院,宽敞气派,院里巨型影壁凸显着草书大字,“提高警惕,保卫祖国”,没走到门口,就按捺不住激情澎湃的心,耳畔仿佛听到军旗猎猎、战车轰鸣、歌声嘹亮。虽然昔日的师部大院已被高楼大厦取而代之的,我们仍然朝着师部大院的方向,默默举起右手,敬礼!

在延边的绿色军营,我们逝去了青春年华,锻炼了坚强意志,培养了优良品德,建立真挚友谊,部队是个大家庭,战友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。从青春到暮年,初识是少年,再见白头翁,延边三日,永难忘!
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 总值班:张红宇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
图编:王泰舒

**零售
专供报**